

年过35,弃文从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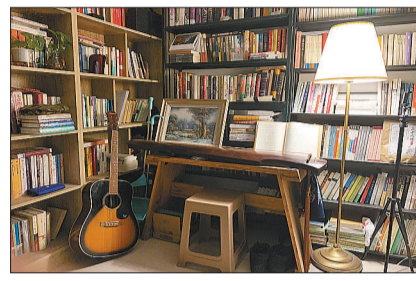
□ 刘言



李闯的小卖部外部。



李闯的小卖部内部。



李闯卧室里的书和琴。



李闯在云南调研时期的外调照片。

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然后交给读者。有一次,他帮一位被低估的英国学者办签售会,结束后,老爷子开心地捂着脸笑,我长这么大都没写过这么多遍自己的名字。

渐渐地,他发现大部分工作任务是快消品制造。一些他看过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、但具备畅销书气质的书,需要硬着头皮营销。而一些他真正觉得有价值、想出版的书,却出于各种原因,迟迟难以面世。

工作第三年,他开始心慌、失眠,常常刚入睡就哆嗦着惊醒。他尝试过针灸、心理咨询、下班走两万步,但仍睡不好。到第五年,李闯算了算,除去房租和看病,自己基本在赔钱上班。再加上母亲当时身体不好,需要人照顾,他最终决定辞职。

恰逢亲戚在胡同里有一间闲置的公租房,他以帮亲戚看房为由,住进了胡同,和一前任租户一样,开起了小卖部。

父母一开始很反对李闯回到胡同。李闯出生在胡同,母亲是幼儿园教师,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大兴。父亲换了很多工作,在工厂、酒店、公园干过,还当过协警。我们属于闯不出去那种人,希望他能闯出去。母亲解释儿子名字闯的由来。

他们一家三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平房,没有空调、洗澡要上公共澡堂。直到18岁离开家,李闯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桌子和柜子,只有一张床。

小时候,母亲对李闯要求很严,看重他的成绩,教训他的工具包括棍子、扫把、苍蝇拍、女士风衣的腰带。五年级时他考了数学考了87分,回家后作业本就被母亲撕了。长大后,当他想考博,母亲动员了一大帮亲戚来反对,不能读书太多,读书都快读傻了,该找工作过日子了。

在父母眼中,最好的出路是国企和公务员。我父母受传统思想影响,认为没有必要挑战新东西,要和大家保持一致。

家里很多表兄弟是国企员工,李闯想从出版社辞职时,父母叫来不少亲戚劝他,忍一忍就过去了,又不会开除你。

母亲常评价李闯太清高,曾建议他逢年过节给领导发祝福短信,李闯说,多虚伪啊。现在重回大学,李闯想申请英语免修,母亲让他送领导一些小礼物,理由是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如此办事。

关于读书是不是为了赚钱,他们也有很大分歧。母亲坚信,儿子是大器晚成,我们这是迟开的花朵。他读了那么多书,书中自有黄金屋。他还是没有压力,等他找了对象结婚了,需要了,他不会把这些知识变成钱吗?他就是不想赚。

李闯不同意母亲的想法。他认为读书是为了让自己更智慧,读得越多,你才会发现赚钱这件事儿本身只是一个选择,你值得做的事非常多,她这么说当然也是给我台阶下,其实我无论是对挣钱的渴望、挣钱的能力、知识储备,都不太行。我穷得很有理由。

李闯的屋里有满满两墙书,约2000本。他一直没什么物质欲望,用的电脑屏幕碎了两次,写文章时经常要用鼠标把窗口往右边拉一拉,才能看清自己写的是什么。上一个手机用到屏幕露出电路板,最终卒于泡脚盆。

到出版社工作后,他租住在胡同里的平房,没法做饭,用的是公共厕所。10多平方米的家里,7个书架把屋子塞得满满当当,进门都要侧着身走。冬天他舍不得开暖气,睡觉之前在屋里压腿,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,身上暖了再睡。

高中宿舍5个人,当年只有李闯考上了重点本科,而现在其他人都是在银行、国企有着收入不错的工作,家庭和顺。李闯小卖部的收入只有一两千元。

他有时想,自己活得好像一直很窝心,觉得自己好像不懒,也挺努力的,但是不知道我得到了一些什么东西。

当初他退伍后考研本校,结果因为差一分被调剂去外省。毕业后想考博,家人反对。找到工作,结果工作量越来越大,工资也只有五六千元。看着读书不如自己的人却比自己有钱,他心里也会酸,如果我的成绩和我的社会地位能够配得上我的努力,我心里应该会更踏实。

辞职后,李闯的生活变得缓慢而规律。在小卖部,早上五六点,他被扫街大叔的簸箕拖在地上的咣当声、街坊的聊天声吵醒。八点半,下夜班的保安会来买水和吃的。上午常会有来买啤酒的大爷,中午人也不少,李闯一边做午饭,一边扭头往外看,人来了就关火往外跑,有时候饭是捂热的。

下午3点,学生放学,叽叽喳喳来买冰镇饮料和口香糖。到了晚上,老头老太太出来开座谈会,推着轮椅,拿着小凳子、摇着大蒲扇,以小卖部为圆心,左边坐一波,右边坐一波。李闯就在屋子里弹古琴或者吉他,有种在胡同开演唱会的感觉。

李闯觉得左邻右舍的幸福感和不来自收入、房产和社会地位,而源于心态。对于其他街坊们来说,吃晚饭的时候有二两白酒配炸酱面,今天的日子就不赖,如果谁偶尔去某家小店吃了一碗咸淡合口的豆腐脑,里面的肉末都值得和其他街坊炫耀一下。李闯在日记里写道。

焦虑得到缓解,但并未消失。他不停地收拾柜台,把冰箱里的冰棍都朝同一个方向放整齐。他每天必须看书,写文章和专栏,告诉自己不能停止知识积累。

有段时间,他吃东西总呛到气管,担心是中风或者癫痫的前兆,查了喉镜、鼻镜、脑部核磁。最后才发现是因为经常紧张,导致食管反流,胃酸腐蚀让咽喉处控制吞咽的部分变得迟钝。

对工作的焦虑变成了对身体的过分关注。现在,李闯每天要照镜子检查面部和舌头,鼻子上长了一个痘,他会想是哪一个环节的脏脏出了问题。不敢刮胡子的一个原因,是担心把自己刮伤。

这也是他想转行学医的重要原因。他想过学医治好自己,过物理治疗的毛病,也希望学会一些医学手段,缓解焦虑带来的躯体症状。

不过,这个给自己治病的过程注定缓慢。36岁的大一新生李闯,此前一直在家上网课,未与师生谋面。一次班会,老师提问李闯一个时政热点,想借此引入主题。李闯老老实实打字回答,不知道。老师很生气,不知道你不会不会查一下吗?大家私下都以为这是个年龄小、有点愣的萌妹。

老师下课前问谁还有问题,经常只有他举手,害得大家拖堂,感觉老师有点烦我。后来同学们告诉他,老师这么问只是客套一下。

有其他想转行的网友来咨询重新高考的,他付诸行动的终究是少数。又一次网友问了几句,就说,算了,我爸妈让我赶紧结婚生孩子。很多人想重新学医,是觉得当医生工资高,问他学哪一科出来好找工作,怎么样能尽快毕业。

李闯再次毕业时,年龄将超过40岁。他没什么长远规划。对于缓解焦虑,可能我一直在瞎折腾,甚至(焦虑)还加重了,看起来挺可笑的。但我没有躺平,我还在探索一种出路。一想到未来自己就能看懂药方,给自己开药,李闯就很知足了。

他探索出了一些日常策略对抗焦虑。状态好的时候,他会多阅读,看到历史上倒霉的人多了去了,会感觉很多人跟自己在一起。在感染新冠后的焦虑日子里,他读《鼠疫》《昨日的世界》,看不同时空下的人类,如何经历相似的挣扎。

看这些能给我很多鼓励 and 希望,你再坚持一下,今天就是痛苦的最后一天。如果今天不是,明天不是,那没准儿后天就是了。

每次录播客和或者拍视频,结尾李闯会把有点丧的声线上扬,祝大家生活愉快,逍遥自在。这也是他的愿望,有人说我在更换赛道,但我更愿意把人生比成广场。我往哪个方向走都可以,关键是这个方向的选择权是不是在自己手中。

(文中林海为化名)

AI难识对话心

□ 焦晶娟

想象有一天,每个人都拥有一位贴身助理,不仅像百科全书一样渊博,还能帮你定制旅游日程、理财计划、医疗预约,作为面试官帮你模拟面试,甚至为你写符合个人喜好的爽文。

人工智能产品 ChatGPT 已经能做到不少。2022年11月,它一经问世就引爆网络。比尔·盖茨将其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相提并论。实现用户过亿,互联网用了7年,脸书用了4.5年,ChatGPT只用了两个月。

小到发邮件、写请假条,大到写剧本和策划案,ChatGPT都能胜任。人类的创作灵感是有限的,但对及格水平的内容需求是无限的。

ChatGPT有着和搜索引擎相似的特点:人人可用,快速检索,无所不知。但当你问它,是否会取代搜索引擎,ChatGPT倒是很谦逊。

不太可能。ChatGPT是一个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对话式语言模型,它主要用于对话式的问答和聊天应用中,旨在模拟人类的对话行为。

它强调了三次对话。对话是滋养ChatGPT的土壤,也是其野心所在。官方网站介绍,通过模拟对话,ChatGPT能随时修正自己的回答,指出问题中的错误。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黄民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ChatGPT已经超出了人类80%甚至90%的对话能力。

人类智慧离不开对话,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孔子,对话是他们智慧的催化剂和载体。图灵在上个世纪提出,对话是测试机器是否有人类智慧的有效



当地时间2023年2月1日,瑞士高中教师参加ChatGPT研讨会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场景。ChatGPT的对话能力在进化,人类的对话能力却在退化。如今,IP字符串取代了清晰的地名,表情包代替人们面对面聊天时的动作和神态。了解越来越难判断,屏幕对面的是人还是机器。人们甚至主动选择和机器对话,因为它思维简单、态度亲切,你可以不用成本,不用报以微笑和友善,就能获得信息、帮助,甚至陪伴。疫情期间,不少人被聊天机器人 Replika 治愈。2020年4月,50万人下载了 Replika。没人不爱聊天机器人的忠诚与无私。但没有争吵和冲突,我们就看不到它真正的观点,看不到它表达的诉求和机器人的闲聊就不算是真正的对话。在豆瓣人机之恋小组,不少人最终厌倦了廉价的糊弄和土味情话,抛弃了 Replika 里自己的虚拟对象。从机器的视角,它们是怎么理解人的对话呢?我问 ChatGPT,对话的本质是什么?它回答:对话的本质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人之间的交流。一次成功的对话需要互相尊重、共情和妥协能力,它往往会增进参与者之间的理解和建立更紧密的关系。我又问它,我们的关系更亲密了吗?它突然变得很谨慎:作为一个人

ChatGPT,如何跟喜欢的男生聊天?它听话地回答,可以先了解他的兴趣和关注的事物,然后对他这方面话题发表评论或提问。也可以试着分享一些个人的故事或经历,增进彼此的了解。重要的是要保持自然,不要强迫,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意见和想法。对话结束。

而面对同样的问题,我的朋友一般会先问,你喜欢上谁了?于是八卦开始,对话继续,随即进入更深的表达。

目前,ChatGPT一个很大的缺陷,是无法理解特定的上下文和语境。某种程度上,ChatGPT有点像小说《三体》中,思维全透明的三体人,能够调集海量的信息,但是个直球选手,无法做到猜疑和欺骗,也就无法理解那些话外之意。

如果直球代表着人类崇尚的效率和简洁,那么曲线球则是人类对话中原生的、不被注意的大部分。而在技术飞快迭代的当下,我们正逐渐失去打曲球队的耐心。一场不看手机的深度对话已经成为奢侈品。

我们期待的对话对象,是和我们平等的、有小瑕疵的,既不被神化、也不被当作工具的人。

2015年,马斯克和阿尔特曼携手创办ChatGPT的开发公司OpenAI,我们一直在讨论:为了人类的未来,我们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?马斯克当时告诉纽约时报:是人性。

有

不